



叙

古之作者莫不有所效法以自成一家言易曰擬之
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又曰崇效天卑法地蓋學之為
言效也雖至人亦必先效而後覺擬之議之而變化
生焉其始不出於模範而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且
夫見浮葉而為舟觀轉蓬而為車師蜘蛛而結網覩
鳥跡而作書以制器者尚其象而况于文乎雖然效
秦漢者傷於鉅釘效晉魏者傷於駢靡效唐宋大家



者傷于選悞而顏敞夫效之而不免于得象而遺神
是亦學之者之過也今之操槩者喜效唐宋大家之
文矣以為是便于訓詁使人易曉而一二有志矯俗
者復綴撮薈萃但求詭于字句間是讀一爾雅而諸
經可盡輟也善乎先生之言曰文章無今古要在得
其真意到筆隨何分唐宋與伯兄夏重論詩云爾其
於為文之道何獨不然會之于心寓之于目達之于
詞得其真而陳言務去其有所效者精蘊本乎六經
旁搜及乎百家諸子考鑑乎史氏博採乎遺文其實
未嘗效者或似秦漢之雄厚或似晉魏之藻績或似
諸大家之環瑰各出而不得名之曰某也效某而為
之先生之於文可以自名一家矣先生學有根柢不
樂趨世俗求工聲律之文志在千古而不爭一時闡
明大易春秋功在翼經續纂文獻通考留心典故偶
有著述醇而肆焉時且方之震川然亦成其為朱子
之文而已矣近時姚江黃黎州文有奇氣絕類子長

豫章魏氏摸揣在國先生兼二子之長知其所效者
不拘七于一家言故能令人莫測其何所自來也曩
予從兄韜荒志為古文早震聲京楚間為先生畏友
審言尚在亦當與竝驅中原東南有數人乃使文章
宗匠先時零落又可慨夫先生年且老矣壯心不克
猶將俛首從事舉子業予謂有一不朽上駕古人豈
區區人世顯晦之迹足以抑屈其志氣韜過其光華
者哉君家紫陽羽翼聖教倡明統學寥已數百年後

拙齋先生東海一別祖矣

同學表弟查嗣珣東亭氏拜題

拙齋集叙

拙齋集叙

夫文章者天地之元氣與日月爭光山川竝峙歷運
會而不可磨滅夫固有至德存焉故吾夫子曰有德
者必有言今讀吾與三表兄之文而有以知其故矣
兄之文切實正大光明俊偉如三光之燭幽五穀之
療饑非如世之尋行數墨駢枝儷葉之徒所可幾及
其取材也博其抒意也遠籌策安危激勸忠孝蓋有
意當世而非徒以言詞也者故墨兵筆陣可以橫掃

千人而厄於時命屢不得志于有司老為明經祭酒
時放筆一瀉千里以申寫其激颺結轡之致雖單瓢
屢空凝塵蔽榻其自守泊如也晚而諸子皆有俊才
能世其家學相與發其先侍御及康流先生之文章
著作端拜雜誦求其所以無愧于古人者次公果舉
賢書餘俱茂才高等所至正未可量今海內學者絕
響而吾兄能抱獨守殘振音于空谷之中巋然不廢
嘯歌所謂道大知希曲高和寡然川媚山輝不能掩

其光芒昔君家紫陽先生為世大儒百代宗仰如五
星之在天芒寒色正兄以裔孫踵其清塵言坊行表
風規羽儀肅穆輝映望而知其為大賢之後文章爾
雅亦髣髴相似孟子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窮則
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道固不以顯晦殊也且兄
平日所著有大易春秋測微及續文獻通考補諸書
皆有以闡天人之奧抉義理之微發明制度典章之
要藏之名山真可不朽記序詩文之屬特其餘技耳

然其發餘之光蔚然炳然已為有目之所共賞而豈
予之私好也哉吾家自文直大叅而下凡十數世與
君家重姻疊戚德義相淑故吾得以深悉其淵源而
叙之若以吾為知言也者我則何敢

康熙己卯三月吉旦同學表弟祝翼恒拜題于濟美

草堂

拙齋集

東海朱奇齡與三著

上太守嵇公書

恭惟師臺本保赤之心行惠民之政凡茲九邑黎獻莫不舉手加
額歌功頌德非一日矣年來水旱頻仍饑饉游至師臺復為之親
踏災傷申請蠲賑以救民於萬死一生之中尤所謂二天之戴遠
邇蒙恩者也然某聞之救荒于已荒者力勞而功半救荒于未荒
者事逸而功多迂愚下士不自揣度竊有一得之獻惟師臺采擇
焉古者先王之世三年耕則餘一年之食九年耕則餘三年之食
以三十年之通雖有水旱凶災民無菜色故夏箴曰小人無兼年

之食遇天飢妻子非其有也然自王政衰棄井田廢民之有餘不足非上所得而制并非上所得而知如欲為預備之計莫如修舉社倉夫備荒之設倉以矣如所謂常平廣惠等名不一其法但設倉于州郡則出納之際吏緣為奸卒有凶飢無賴而文移往復動經旬月且道里遼闊給散艱阻其受惠者不過近郭力能自達之人窮鄉僻壤安能扶老携幼走數百里以求升斗之粟哉唯社倉設于當社而歛散出入復不由于吏胥則民受其惠而奸弊無所容誠法之最善者也今請略倣朱子遺意立為足法通行各屬收穫之日勸民量力出粟貯之本鄉每鄉一箇擇年高有資產忠誠能任事者一人主之名曰社司本縣發循環二簿聽其歛散登記出

入以備查核豐則春夏借貸于民不為抑配冬則計米以償以周禮國服之法為之息遇歉則散之當社每歲終令各社以出入文簿上之本縣本縣上之本府總計其歛散盈虛之數而勸懲賞罰之如此則蓄積足恃水旱有資無俟議賑議蠲而拮据不遑矣不然待荒而後救豈可及哉某平日恃師臺之愛輒敢布其區區以裨仁政之萬一惟師臺鑒之裁之

上邑侯許公書

伏惟師臺愛民念切切慮患思深以為方今三籓稱逆羣盜潛萌兩浙接壤閩地奸宄不逞之徒因而草竊為患不小必須練鄉兵以禦之此非過計也然而鄉兵之名民畏之久矣故以韓琦之刺義勇富弼之籍廂軍而不能無擾者民畏為兵也民之畏兵甚於畏盜今欲行之莫若去鄉兵之名而陰行之以保甲之法師臺試下令於民曰今閩寇密邇盜賊乘機竊發爾民不可不備其各行保甲之法以互相保聚於是除其老者幼者寡孤獨廢疾者皆不與其餘壯丁悉令各里造花名冊以獻每五人為一伍伍有伍長每十伍為一保保有保長每十保為一練練有練長保長練長須

擇其人之勇敢能辦事者為之其沿海要害之處尤宜嚴飭令律
有私藏軍器之禁不妨官給之器械量予工食令其以暇日練習
武藝為備禦之計又命村置小樓樓皆懸鼓更番守望盜發之處
伐鼓鼓聲聞數十里以次相接互為救援如古人之制則鄉兵不
必練而盜自除矣不然紛紛藉藉取愚民而練之編之為伍著之
于籍民未有不驚且畏者也唯師臺察之

又上邑侯許公書

敬啟前日所議鄉兵略陳其概此書生妄談惴惴惟恐得罪乃蒙
師臺優容警許幸甚幸甚茲更有臆見未知其當與否不能默默
敢陳之左右惟師臺采擇焉今閩寇方張與浙接壤奸民之往來
於吾地者焉知蔑有若非嚴行保甲則姦宄非常之變或生于肘
腋未可知也顧今之所謂烟戶冊者名存而實亡大抵隱匿者多
開報者少一切逃亡遷徙出入往來土著流寓之民皆無所稽故
奸民得容于其間卒然有變而莫知其所自是以古者死徙無出
鄉比閭族黨相保相助有罪奇棄相及相共未有無故而去其鄉
無故而居其地者也周禮比長則曰徙于國中及效則從而授之

若徙于他鄉為之旌節而行之遂之鄰長亦曰徙于他邑則從而授之授之者授之以旌節也民之不得已去者必有所授于官而後徙無授無節則是以過惡而妄徙者此無所容彼無所授過其所則必有呵問如掌節所謂無節者有幾則不達而以圍土細之使與罷民為伍何嘗聽其自為去就耶今請略倣此意嚴遷徙之令民有或去其鄉或自外郡外縣來居其地者必以告給之以符驗著之于籍然後聽有而弗告告不以實者隣與保同罪其有姦宄逃亡隱匿之所不舉首而發覺者罪亦如之雖在數十里之內非其同里而徙居者皆如前令如此則民皆土著之民而奸盜屏迹矣不揣固陋忘為芻蕘蕘之獻師臺以為有當于萬一否

又上邑侯許公書

伏惟師臺下車以來去姦民行保甲興利除弊寧邑之民欣然若更生矣聞今月朔復行鄉約於邑中興起教化陶淑斯民甚感心也某更有進者竊以為讀法之典行之不厭其煩而舉之不嫌於廣蓋民之情有所感發鼓舞則翻然而興苟非提撕警覺以振興之懲創之則蚩蚩之民何所慕而為善何所畏而不為惡哉故古者每歲孟春令適人以木鐸徇于路其或不恭邦有常刑亦此意也也周官之法以治教政刑之象布之于邦國垂之于門閭而使萬民觀焉鄉大夫則以正月頒法以教其所治以正歲考法以憲其所治是亦足以教矣州長乃以正月及正歲與夫春秋祭社之時

屬民讀法、黨正又以四孟及正歲、與夫春秋祭社之時、屬民讀法、族師又以每月吉日及春秋祭黼之時、讀法、閭師又以歲時及春秋聚衆庶之時、讀法、總而計之、則是州之二千五百家、每歲之讀法者四矣、黨之五百家、每歲之讀法者七矣、族之百家、閭之二十五家、讀法又不知其凡幾矣、是故於民彌親者、教亦彌數、不厭其詳且盡也、今

天子敦崇教化、加意斯民、頒行訓典、嘉言孔彰、請於逐條之下、詳為註釋、通以俗語、證以故事、參以律令、俾明白通曉、聽者忘倦、每四仲朔日、師臺親臨、寬敞寺觀、擇音聲洪亮者二人、東西分立、反覆講讀、屬民觀聽、講讀畢、令民公舉里中善良者幾人、賜粟帛以

賞之、奸頑者幾人、加鞭笞以辱之、然後退、至於各鎮各鄉、師臺或於聽政之暇、歲一親行、然而猶患其疏也、愚以為莫若倣周官遺意、每十里置一義學、舉里中一人年高而方正者為之師、頒以條約、官廩之粟、每月朔令其屬民讀法、暇時則以課其貧家子之無師者、里中有孝子悌弟、顯然善行著於鄉黨、以及罷民之暴橫不法、實有可據者、歲終具姓名事蹟以報師臺、察其實而賞罰之、如是行之數年、將善者益勸于善、而惡者亦不敢肆、然而為惡矣、庶幾風可移、俗可變、而吾民沐公之盛德於無窮矣、師臺勿以為迂愚而斥之、幸甚幸甚。

與李武曾書

自硤山握別斯年遠遊再更寒暑曾不得望見顏色相知深而相遇疎未有如吾輩之甚者也。比者鞫荒過舍携武會所為文數千言言言精鑿悉中規矩。至與某某一書論文而本於道尤見武會近時學識誦讀數過不勝踴躍然僕輒有所獻以備採擇。幸武會之諒其狂而取其意也。夫易咸之上六曰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蓋言言之不可以感人而尚口乃窮也是故古之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道德積于中則英華發于外故獻之朝廷則為典謨之文奏之效廟則為雅頌之音著之于冊而為經傳之于後而為訓讀其書者可以興起其道德仁義與夫忠孝節

烈廉耻禮讓之心故足貴也以武曾強學力行宜其皆出于此而無尚口之病僕何敢致疑于武曾哉然所以冒其狂直輒有所納誨于左右者蓋亦有說夫古之聖賢不得已而有言言而世為天下法今武曾之文有所謂三孃傳者斯果不得已而有言耶僕觀詩書所載風化之美始于婦人是故桃夭芣苢江漢諸詩最先被文王之化而桑中溱洧聖人亦采其刺淫者以示戒厥後劉向頗得此意列女傳一書可為千古婦人炯鑑故君子立言垂訓自有法度尺寸不可踰越彼三孃則何可傳也在古人游戲之文亦時有之然必有所寄托以見其志今以一行乞之婦人其耻忍辱以苟旦夕之活此宜君子之所哀矜惻憫不忍見聞而武曾且傳其

事稱其技而又絕無所寄托焉其于立言垂訓之旨果奚當也假使武曾得志行道方且明王道述禮樂哀矜于民使天下男有分女有歸變天下妖淫放僻邪侈之俗而登之于三代即不得志退而著書于名山正人心化末俗采古今貞夫烈婦有裨風教者輯而錄之以不朽于後世若文不衷于道則技焉而已矣嗚呼以武曾之志如此而竟出于技耶武曾徒以文才之雄富不能自遏是以縱橫顛倒無所不可昔人所謂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者也然而得已而不已與其所謂文本乎道者若背而馳此僕所以疑武曾之或出於滕口說也然在武曾或別有說幸有以教之以開其疑而解其惑幸甚

與表弟夏重德尹書

分袂以來忽易裘葛近狀何似日與右朝同泛鴛湖之棹談及昆
玉一堂唱和詩文盈帙其樂可知且知昆玉擬宋人詩益工一洗
舊習尤見才人之善變僕不知詩亦常深惡七子之徒擬似唐詩
肖其形貌絕無性情雅欲變之而不能令得足下筆一廓清之力
矯斯弊甚快甚快然僕竊有說焉敢為昆玉陳之夫言心聲也因
其性情之所發而咏歎之則謂之詩是故或喜或悲或哀或樂或
怨或慕則外托于日月風雲雷雨百穀草木鳥獸蟲魚山川人物
以寫其中之所懷而傳其口之所不能出觀詩三百篇雖愚夫愚
婦里巷淺末之言皆成至妙何者有其真也自世之為詩者迷真

而逐妄矜其奇，炫其學，鍛煉于字句之間，以為可以驚愚而駭俗，所求愈工，而所失愈遠。詩之無性情，自此始矣。故詩無問體格，貴得其性情之真而已。得性情者，必以自然為宗，辟如樂然和平雅淡，則正始之音也；促數繁亂，流僻滌濫，則晚近衰末之音也。因心而發，故其辭易，緣物以遷，故其辭靡。然世人好新，得性情之真者，不見貴于當世，久矣。彼忽焉慕唐，忽焉慕宋之心，亦好新而已矣。夫文章無古今，又焉得有唐宋哉？得其真，則唐猶宋也，李杜固多見性之句，王孟韋柳亦有至情之詩，不得其真，則宋猶唐也。且其靡麗率俚鄙，更足以傷風雅。又奚取于宋而學之？若以為風氣使然，則尤無謂。夫詩以言志，一人自有一人之志，不相假借，奈何因風

氣而移，惟舉業隨時步趨，以為說遇之計，則有因風氣變易者。然精于此者，猶不屑為。况詩者也。立言之一端，固將垂千古而傳後世，乃徒為一時之迎合已耶？會性情者，正當自我作古，不必擬議從人心之所感發而為言，務暢吾情而止。唐耶宋耶，吾不得而知也。古耶今耶，吾不得而知也。欣然有會，意到筆隨，則不離乎日用俯仰，潛動植之間，而自有得意忘言，忘象之妙。是故由樂心發者，歌之能令人喜；由哀心發者，歌之能令人悲；由怨心發者，歌之能令人惻；由慕心發者，歌之能令人思。此之謂正始之音，真之至也。昔人謂讀出師表，祭十二郎文，未有不悽然淚下者，人之于詩也亦然。讀離騷之辭，則忠憤之意油然于中；子虛長楊則夷

然鄙之矣。僕常謂無情之文不必作，作必不工，正謂此也。故願足下作詩求其性情之真者而已，無為風氣所惑，猶憶昔年同學諸公方酷慕唐人之詩，僕曾以宋詩為言，諸公皆笑其妄。今諸公崇尚宋詩，而僕更為異論，得無疑其相刺謬乎？非也。昔人有言：世人無常，而徐公有常。僕竊以之自況，倘不以為狂言，否？聞韜荒亦極力擬宋，請以斯言質之。

與徐敬可書

達教以來，忽已半載，念敬可自強不息之功，自當日異而月不同，不勝歎羨之至。邇有友人自禾來者，相傳敬可方與浮屠數十輩禮懺誦經，晝夜不輟，以為行且削髮披緇，共相駭異。弟始聞而疑之，既而釋然悟曰：嗟乎，敬可之用心良苦矣！彼蓋見夫當世之士營營于利祿者，卑鄙齷齪，既不足與語，而慕古好名者，則又修飾邊幅，如偶人狀，稍窺近思錄性理諸書，蘊習先儒精語，入耳出口，自以為聖賢之學在是矣。其于身心性命，茫乎其未有得也。蓋儒者之道，榛蕪亦已久矣，而方外之人間有用心甚專，用力甚篤，以求脫苦海而登彼岸者，敬可求助念切，而倡和無人，故不得已而

出此與抑亦與人同善之心有所不容已于斯人之徒與在兄必
自有說然而形迹之間未免駭人觀聽兄既從學于施先生與聞
良知之訓方將以先知覺後知近溯濂洛之傳遠追洙泗之統繼
往而開來固其宜也奈何使天下竊竊議之以為彼之所謂理學
者直愚夫愚婦之所為而已矣不幾阻天下好修之志而益堅其
暴棄之思耶願敬可慎之無忽

與趙子夏書

別子夏者數年間嘗訪子夏於鴛湖輒不遇邇者晤鶴江述子夏
已從學于佛且得傳其衣鉢為臨濟正宗弟聞而竊笑曰有是哉
子夏之好奇也夫佛雖西域之聖人然子夏既為儒者則固有聖
人之道可學矣而何以佛為且夫傳衣鉢之說尤屬無謂弟嘗閱
傳燈錄如來以正法眼藏傳諸迦葉授以衣鉢于是迦葉為初祖
傳二十八祖至達磨梁武時入中國又為初祖蓋迦葉猶之大宗
達磨其小宗也達磨傳慧可慧可傳鏡智鏡智傳道信道信傳弘
忍弘忍傳慧能是為六祖自是以後衣鉢亦不復傳而派分為五
惟臨濟為得其宗密雲生于數百年之後師心自悟竟得六祖真

諦遂為臨濟初祖而法嗣遍天下及後世蓋慧能猶之繼禰而密
雲其繼別也然以弘忍說法會下有五百人之衆而所傳慧能一
人今之所謂善知識者稍通文義便得付法且有以賄賂而得者
且有以請託而得者故其徒往往趨炎附勢嗜利好爭甚者驕奢
淫佚無所不至佛教至今日亦濫觴極矣雖使達磨復生猶當擯
此輩而不齒而子亶果孰傳之而孰授之耶得無有非其人者誤
奉之以為師耶子亶既受付則將謝交游棄妻子削髮披緇覓深
山大寺坐方丈之室開說法之堂招集徒衆廣行其教使天下稱
為禪師後世奉為佛祖方為無負耳吾知子亶不能也昔有維摩
詰者身為白衣嚴持律行示有眷屬而常離于欲混迹塵勞而不

迷其真博奕遊戲皆弘法教權以統萬行慈以濟羣蒙覺以顯宗
極此世出世法也子亶既不能謝交遊棄妻子削髮披緇則維摩
所行得無在所法乎然子亶讀孔孟之書則聖賢之學昭然具在
子亶誠反而求之則與佛說毫釐同異之間當必有辨夫高明之
士所以厭此而取彼者大抵苦俗學之支離耳今子亶既有得于
佛則其不為俗學斷可信矣然遂截然棄儒而從佛而不以名教
自持吾恐或陷于今之所謂狐禪者也烏乎可哉子亶其詳察之

與查漢園書

日奉教左右得閱漢園所著古文洋洋灑灑一寫千里可謂得眉山筆意加以講習討論之功自當卓然名世無疑也有才如此乃復深自謙抑謬以僕為可與語多所疑問尤見好學之篤至所諭帝王立廟尊親之義先儒議論各有異同當以何者為是此誠千古不決之疑案僕不敏何足以知之故一時就所見以答亦未能暢所欲言今請更詳其說以就正焉漢光武起自布衣提三尺劍百戰而得天下雖曰得統于漢與創業無異九廟之制自高祖太宗不祧而外即以南頓君而上數世為昭穆而武昭以下親盡從祧固其宜矣乃光武以大公無我之心不私其親別立四廟親

于雒陽此與有虞氏之宗堯而不宗腹並垂千古者也然夷考其世光武固景帝之系也由景帝至平帝凡八世而景帝至南頓君不過六世當時以世次不合故舍哀平而宗元帝若以大宗不可絕則成哀而降獨非大宗乎若以親盡可祧則元帝以上獨不可祧乎夫與其宗所不當宗之親則何如親其所生之親之為得乎舜不宗腹而禹宗鯀亦無損于禹之德章明矣禮之可議者莫章此為大而光武大公無我之心則固昭于萬世者也若夫宋之英宗明之世宗則又不可同年而語矣夫英宗之育于宮中者且三十年父子之恩似續之義天地祖宗實式臨之一旦躬膺大寶顧私親而滅大義誠有所不可然而稱之為伯等之為臣其于人子

之心安與否與禮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期則知父母之名固不可沒歐陽子之言未為非也且古未有伯叔之稱兩漢之際猶為近古疏廣疏受直以父子稱唐宋以來古道漸失于是別之為伯叔乃欲以此加于本生之父母嗚呼其忍也哉稱本生皇考而不加尊號立別廟于京師不入太廟斯得之矣世宗之入繼大統也雖終^兄弟及非受命于孝宗然承孝宗之統即當為孝宗之後况興獻未嘗臨御天下又安得入廟稱宗以亂大統系昭穆乎不入廟不稱宗不加徽號別立寢園以奉本生庶乎其可也至于極尊崇之典如嘉靖中所定大禮則舛謬甚矣然此亦非世宗初心實楊廷和諸人有以激之使然甚矣大臣之沽名干譽者不足與

議大事也。僕之所見如是，請質諸左右，惟足下教之。

又與查漢園書

昨聞足下所論史學臧否古人，具見卓識。至論龜山之因蔡京、康
齋之因石亨、荆川之因趙文華，以為彼皆學道者，也不能卓然自
樹，而比諸小人，賴其薦揚，依回俯仰，有愧名教，反不能若一種高明
操厲之人，未常以道自命，而志繫行芳，矚然不滓，如東漢之氣節。
誠為勝之。此漢園之論古，不為無見。然僕竊有說以就正焉。夫有
道之士，當原其心，不當論其迹也。蓋志乎道者，不沽名，不立異，而
濟時行道之念，每切于懷，可行則行之，雖同乎俗，而非流合乎世，
而非污區區形迹之間，固不足以窺其萬一也。在易睽之九二曰：
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謂之曰巷，則非光明正

大之路可知。當睽之時，小人道長，上下之情睽絕而不通。而九二以剛明之才，上應六五柔暗之主，勢雖睽絕而義則正，應其忠君愛國之心，不容自己。于是不得已委曲以從之，雖因緣假借，所不恤，然而非為名也，非為利也。將以行其轉睽而為解之道也。在後儒疑其迹，鮮不以為失道，故正之曰：未失。此豈一節之士砥行立名者之所能及哉？嘗考宋徽宗之世，嬖奄充朝，權奸當路，龜山廢居田野。此睽之時也。京之客有張鬻者，言于京曰：宗社危在旦夕，宜亟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以開導上心。京問其人，鬻以龜山對。京遂薦之，召為秘書郎。斯亦遇主于卷之一機矣。故應之弗疑。既而入對，言祖宗之法貴趨于中，言君臣警戒正在無虞。徽宗為

之首肯，開導之端不在是乎？迄于欽宗除諫官，首論蔡京蠹國害民，幾危社稷之罪。本于安石居諫垣凡九十日所論列，皆切于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排和議論三鎮不可棄，立朝之節概亦大略可覩矣。然宋運將終，事必不可為，乃致仕去。斯亦何忝于名名教，奈何以應蔡京之薦而少之耶？康齋本與石亨同鄉，亨亦素知其賢，天順之復辟也，亨以有功用事，勢傾內外，人心惡之。亨亦邀譽飾過，乃薦康齋徵至京，命為左在諭德。固辭不受，夫論遇卷之義受之可矣，其所以固辭者，知石亨之必敗，恐其禍之及已也。則可謂炳于幾先者矣。荆川登第後，雖受翰苑之職，而謝病家居，垂三十年，讀書談道，蕭然高寄。其于天文地理曆律兵農禮樂之書無

所不窺文謨武略無所不備方期大用于世嘉靖中倭寇犯江南
遠邇騷然累年不息于是遣趙文華祭禱海神并視師江上文華
故素聞荆川名往候之與之談兵事甚精且悉文華因欲自結于
君子且以邀功也遂薦之于朝有督師平倭之命可謂卷遇之至
隆矣其救世安民之念切故懼比小人之嫌有所不辭也惜乎天
奪之年功卒不就論者惜之總之聖賢之學其體至一其用無方
故南子可見南陽貨可遇季桓子可薦佛肸公山可召似乎毀方瓦
合而不磷不淄之體自在此孔門家法也以形迹求之則疎矣漢
園寧熟思之

答查漢園書

前在邑中謬以僕為家承詩學與僕說詩而不免致疑于淫風之
錄若非聖人所以垂教萬世者僕已略陳鄙見今蒙簡示反覆辨
論以為洵如朱子之言惡者可以懲創人之佚志則夫後世狎邪
諸詩以及裨官小說無不可參諸經典而又奚取于三百篇而刪
之足見漢園讀書有識不同入耳出口者也僕不敏何足以窺其
萬一無已則請以平日所聞于先伯父者與足下之說參之昔孔
子之刪詩也子夏為之序序者詩之根柢猶今之有題也于是毛
氏則申其義而為之傳鄭氏則詳其釋而為之疏說者謂首句屬
子夏下文則固毛公之所申也故采繁采蘋見取于射義無將大

車見取于荀子首句之非誣斷然矣。惟後漢儒林傳有小序出自衛宏之說而宋儒因之。歐陽有本義之辨。蘇氏有詩解之刪。然猶未暢厥者也。至鄭樵作詩傳更為辨妄。六卷專攻毛鄭斥小序為偽。遂盡削去。而序以己意考亭從而推廣其說焉。夫樵之臆斷餘不足論。但如木瓜之美。桓公采芻之為懼。讒塞愛之為思。正揚之水為閔。無臣子衿為刺。學較廢。遵大路風雨為思。見君子序義昭然。且詩詞亦並無婦人穢媒之語。何所據而概以為淫詩乎。後人不知其出于樵也。而以為朱子所註。殆不可易。遂以廢小序者信朱子。或反以信朱子者疑孔子之刪詩。不必皆出于正也。往往然矣。甚或以為鄭聲可放。而淫辭不必不存。吁。抑何悖與。夫毛氏

去孔子刪詩之世。僅四百載。所傳猶或刺謬。况樵以千五百年後之人。而據范曄無稽之一言。而斷以臆說。遂謂可以垂千萬世而不易。然與否。與或曰使樵言而謬。朱子必不信。朱子既信而遵之矣。學者又何疑曰。此徒泥朱子之迹。而未得朱子之心者也。嘗考呂東萊讀詩記。既宗毛鄭。采及朱說。紫陽為之序曰。歷詩既久。自知說有未安。為伯恭誤取。欲更定而未及。然則集傳一書。猶為紫陽未定之說。固未嘗堅執已是。以期人之必信而遵之也。此聖賢之用心。至虛至公。皎如青天白日。千載共見。假令後之人有能反小序之義。以正鄭樵之非焉。知不為紫陽所心許哉。漢園試取小序而讀之。則刪詩之故。可以沛然無疑矣。暇時過我。更當出先伯

父讀詩記參觀之而益信

答陳敬之書

前辱賜書，娓娓數百言，論作文之法，備矣。其大旨以為始欲其類，古人繼欲其不類，古人終欲其忘乎古人而類古人。此三言者在操觚家聞之，未必不奉為金科玉律，而弟與兄之所以相期者，則不在此也。夫言心聲也，心之所發，筆之于書，而有條有理者，謂之文。是故有至情斯有至文，讀出師表則天下之為臣者悲，讀陳情表則天下之為子者悲，讀祭十二郎文則天下之為親為長者悲。何者？其情真則其感人亦真也。故無論言理言事，得諸心者，應諸手，隨其筆之所至，而曲折縱橫，自無不合。如風行水上，波縹滌洄，不期文而文生焉。古人之類與不類，非所問也。嘗聞之昔有學人

持所作古文請正于陽明先生。先生謂曰：某篇似周誥，某篇似檀弓，某篇似穀梁，其人甚喜。因諭之曰：今有童子于此，拄杖曳履，警歎僂佻，作老人狀，自以為儼然似矣。而見者笑之，何也？以其非真老人也。由此言之，則知作文之法，貴乎真矣。類古人與不類古人，總屬有意焉。得謂之真乎？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命意修辭，自有天然節奏，而何假于古人為弟之愚見如此。未審有當于高明否。

與陳敬之書

前日奉教左右，快談妙理，益得聞所未聞。至所論大學非聖人之言，以為聖學止于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之說，可以削去。僕雖愚昧，未敢以為然也。敬之之言，雖有所本，家學淵源，弟亦何容妄議。然揆之于心，實所未安。諸請與兄質之。夫以格物為窮至物理，則是舍吾內求之功，而茫然求之事物，誠有所不可解。然因此而遂謂格物無工夫，并疑大學為刺謬，則未免有因噎廢食之病。夫陽明先生之論格物詳矣，兄試取其書而讀之，則知格物者乃大學之實下手處，徹始徹終，而不可須臾離者也。聖人之示人，至切而要矣。奈何疑其非聖言乎？夫物猶事也，格猶正也。吾心之是是非非，所

謂知也。致吾心之是是非非于事物之中，而使之各得其正，所謂格物也。知體本虛，格物乃實。譬如明鏡高懸，其光之照而不遺者，知也。萬象之來，妍者妍，媸者媸，隨形而即其具者，物也。致知者磨其光，格物用其照也。非照則空空之鏡，將安所施哉？是故意用于事親，則事親為一物，意用于事君，則事君為一物，意用于讀書交友，則讀書交友為一物。大而綱常名教，小而日用細微，莫不有矩存焉。即所謂格也。豈惟入門為然？自初學至于希賢希聖，自志學至于耳順從心，皆不能舍此以為學。但有生熟不同耳。此所謂成德日可見之行也。若曰不必格物致知，則懸空之心與意，又熟從而誠之正之哉？敬之但欲為直截之論，而不知其說之已出于偏也。

幸虛心觀理，勿執己見，當不以僕為妄言耳。率瀆祈諒。

又答陳敬之書

僕不揣愚昧、忘以管窺測易、質之高明、殊深愧悚、兄乃謬加稱許、益增顏汗矣、讀敬之所著太極圖說辨議論暢闢、大有發明、昔象山與考亭論難諸書、反覆辨證、專攻無極二字、謂無極為老氏之學、正與敬之同意、據愚見、以為太極之理、本自渾然、即陰陽之所以運者是也、陰陽之運、布而為五行、錯而為四時、生生化化而為萬物、而太極之體、原未嘗動、原未嘗有形、有像、是故太極者、不淪于無、亦不滯于有者也、兄以太極為天體、則試即天以言之、今天日月寒暑風雨霜露、以及山川民物、凡有貌像形色者、何在而非天乎、而天體之蒼蒼、固未嘗有一物也、言其無所不運、焉得不

謂之有言其本無一物焉得不謂之無故周子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是即中庸無聲無臭宗旨所以明太極之理至微而顯至圓而神此之謂大本此之謂至善然則周子無極之論或亦未為謬乎若一概欲與破調則太極即在兩儀中言兩儀不必更言太極矣而繫辭何以言易有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此與生陰生陽之說寧有殊焉所謂物物一太極者周子未常有是言乃考亭發明之以為語小莫破之証日月有明容光必照太極固不遺于物物也但因明生照與以照為明則有毫釐千里之辨耳夫太極之體運于上則謂之天存乎人則謂之心敬之所見示者不易之論也然天之體無聲無臭人心之體

亦無聲無臭皆以虛為德者也惟虛故誠譬如明鏡之鑿形洪鐘之答響物來而畢應是其誠也而鏡中未常有物鐘內未常有聲所謂虛也人心之體亦然寂然不動者虛也感而遂通者誠也誠則當惻隱而惻隱當羞惡而羞惡同民憂患之意自當油然而生又豈有漠不相關者乎人惟不知克念方寸之間牽引填塞以至應事接物皆違其則則可知不誠者不虛之故也果能一念惺惺無意無我常虛常明則全體皆太極矣而又無不誠之有故虛與誠本無二義有與無不可致詰但當求盡吾心之太極以立大本止至善此則吾人日用本領工夫不可須臾離者也僕懦暗庸陋不能自樹視敬之天資高邁品行卓然奚啻霄壤所幸一隙之明

不敢以老病自棄，猶欲補前非于既往，圖潔已于將來，正賴知己切劘，以收桑榆之益。故敢陳其鄙見，以請正。幸有以教之，尊者一卷附璧，并謝教弟數年。來曾手錄濂洛以來至白沙姚江諸大儒語錄最切要者，編為一書，願曰吾學會通，容日面質所疑不一。此予戊辰秋日答敬之書也。其明年春敬之遂奄然辭世。嗚呼鍾子期死，伯牙為之不鼓琴。莊生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嗚呼敬之而既歿矣，吾安得如敬之者而與之言哉。自記

吳子衷仲遺藁序

余友吳子衷仲沒，其從子汝典輯其詩文而錄之，最少其為文大抵本經術，折衷於聖人之言，不事組織為工，而詩亦和平雅淡，鏗然有遺音，然多散亡，存者十之一二，凡若干首為一卷，嗚呼衷仲也，而以詩文顯哉。古之君子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行成而名立焉。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如是而已矣。其文之工與不工，與其傳與不傳，所勿論也。衷仲以早年聞道，忠孝節義，事事皆古人所難，壁立萬仞之止，昭然揭日月而行，豈與世之雕章而琢句者爭得失于技藝之末，而較其顯晦哉。且以衷仲卓爾之行，雖使不學道，樸魯無文，而行誼著于鄉里，孝悌稱于宗族，猶將不朽于後。

世况其宗濂洛而希顏孟者乎雖然玉韞于山而天覩下其光珠藏于室而天下望其氣何者有其實也美在其中而暢之于議論發之于詠歌則言者德之華也有識者其誰不覩之是故不知哀仲之為人者觀于哀仲之文可以知其志行之所在也不知哀仲之文者觀于哀仲之行可以知其文之不朽也余不敏幼嘗與哀仲同學哀仲沒而志益孤頽然不自樹立徒以文辭自喜今雖悔而莫予助矣故讀其文而悲之

壽查虹成舅六袞序

韜荒朱氏之甥余亦查氏之甥也虹成先生于余舅氏行以今年冬十二月臘日值先生懸弧之辰同人等與韜荒游者莫不作為詩文以宣揚盛德頌無疆焉并屬余一言為先生壽余不敏何足以壽先生哉夫韜荒交游徧海內其善頌善禱之文當不下數千言而先生之所志所行自序則既詳矣余不敏何足以壽先生無已請言其不朽者以為韜荒勗吾聞之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此孝子之志也夫尊親也者非徒崇高富貴假章服之榮顯其親而已也其子而賢人也尊其父為賢人之父矣其子而聖人也尊其父為聖人之父矣叔梁紇顏路氏之名至今可朽概可見

已思為善將貽父母令名必果思為不善將貽父母惡名必不果則可謂弗辱矣若夫嗣股肱藝黍稷牽車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洗腆用酒小人之孝也而非君子所以養其親也余嘗怪韜荒有親在堂而携其妻子卜居于樵李違親百里之外以為非人子所宜已而察之蓋先生之志欲其子之成名也使子交游于賢士大夫之間以廣其所見聞而進其業故雖日侍于其側而朝夕養焉苟離羣而索居先生弗樂也是以韜荒益得肆力于文章古稽而今居登作者之堂而窺其奧磨礱砥礪聲名籍籍於士君子之口皆先生之教也嗚呼夫舍其朝夕之奉而欲成其子之名父之慈也承其親之志而不以口體養焉子之孝也父之慈先生其至矣子之孝愈求而愈無窮韜荒勉乎哉韜荒之學博矣才高矣行磊落而志軒昂由是而加勉焉將進之為賢人焉將進之為聖人焉此天之所以予我者非由外爍我也亦為之而已矣其德無窮者則其傳也遠其傳之也遠則其為壽也無疆嗚呼繼自今韜荒所以壽其親者其可量也哉彼夫老子彭錢之徒得壽或數百歲然所以至今不朽者固別有在也而况聖人之道哉予不工于文有志於勿辱而不逮以其情之切遂忘乎已之昏與其言之陋也輒道其所以而為之叙

四書寤言序

鄭樵氏曰漢儒說經而經亡吾嘗疑其言太過及取五經註疏讀之然後知樵之言不誣而漢儒之乖隔支離誠無當於大道者也蓋以象數占候言易而易亡以陰陽災變言書而書亡言詩者一切出于蟲魚鳥獸草木而不復知有性情之理而詩亡言禮者求詳于度數名物威儀品節之間而精微之義鮮有存者而禮亦亡言春秋者求詳於荒誕不經之事故穿鑿附會于句字之末而春秋又亡其于四子之書亦然聖賢之旨易簡之原徒汨溺于章句訓詁之際噫可哀也已雖然豈獨漢儒為然哉闡微奧究指歸以折衷於聖人之道莫盛于有宋諸儒然自程朱而下說經者亦或

出八于訓詁章句支離割裂而莫能得其宗如今世所傳大全性
理諸書益極其備矣而于道德性命之要大本大原茫乎其未有
覩也窮其枝葉而遺其精華此六經四子之道所以愈闡而愈晦
愈顯而愈微也又况有明三百年士大夫之為舉業章句者不啻
數十百家其為瀆亂蠱惑侮聖人之言而陷溺天下之心又可
勝言哉嘉禾俞愈先生好學力行以其中之所得印証于四子之書
著為傳以發明程朱之旨名曰寤言蓋不屑屑于舉子業者先生
之志其亦將以其言覺天下後世使脫然如大夢之得醒歟今先
生沒矣先生之子某能世其學因出先生之書若干卷屬余為之
叙嗚呼六經四書為之傳註者幾于汗牛充棟尚可以有言哉言

之而苟當乎道則雖繁復其言焉不厭其多也顧余不敏不足以
知先生之微言大義而先生之所以傳者又僅在章句之間而已
哉後之讀寤言者因先生之言以想見先生之為人可矣

真樂堂集叙

余始與韜荒交見其文駢麗雄岍出入于晉魏六朝之間予讀而快之而心竊弗好也越數歲韜荒游于楚益肆力于秦漢大家其文則渾然以深矣峭然以古矣予讀而悅之而又愧弗能也已而沈湎于六經研究夫濂洛諸大儒之說博求有道者之書而徧觀焉然後其所得日益深而其為文也日進于自然嗚呼韜荒之文允三變而衷于道云夫道之顯者謂之文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言之不可以偽為也久矣余獨慨夫世之為文者多飾為新奇險怪爭夸于字句之間而不復知有所謂自然者其最工者則亦不過跡唐宋追縱大家肖其貌而不能肖其神至于仁義道德性命

之音輒以為迂恠而不道。傲然自以為能文而不知所以自絕其于聖人之道也。嗚呼！其尤可哀也已。今韜荒以其中之所得者發為文章，或寓之游覽，或形之贈答，或見之議論，或紀人或敘事體，各不同，要其衷于道則一也。丁未之夏，將有滇黔之役，因梓其所為文，凡若干首，為幾卷，載之以往。夫君子之學，以潛為本，希文章之譽而以求見知于當世也，豈韜荒之志哉？夫亦將以其所得者就正于四方之有道云爾。然則讀韜荒之文者，不徒于其文求之，斯可以知韜荒矣。

岳翁山壽叙代

君子之道出與處二者而已。古之人得志行道，則以其忠君愛國之心發為氣節，著為功名，聲施爛然，垂於竹帛，偉矣！不得志修身見于世，闡微言，明大義，亦足以信今而傳後，則時使之然也。有明神廟時，承累世熙洽之後，中外晏安，民物康阜，士大夫爭飾太平，以保富貴。惟天子亦濞居瑞拱，厭臣下言事，嘉興兵部侍郎岳公石帆弱冠登朝，獨以氣節自負。萬曆二十一年，三王並封，詔下公時為工曹，首疏諫止，至面詰誦臣，聲色俱厲，而國本遂定。當是時，公直聲震天下，其後論石星削籍，再論魏忠賢又削籍，公遂優游林下，講學著書，晚年尤好易，作易傳若干卷，四方從學如歸。公之

粹于理學又如此公子眉山先生特立獨行志節矯然值時之窮
伏處草莽精求身心性命之學仰而思俯而得孳孳焉惟日不足
而尤渡于易正襟危坐講論忘倦嗟乎憂樂異時出處異道者時
也觀公與先生之所以介然自立審于進退存亡之義而不失其
正者其道一而已矣歲之九月為先生五十懸弧之辰孔子曰五
十而知天命先生固學易者也所謂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者其殆
庶幾乎夫至于命則以人而合天矣其德無疆者其壽亦無疆焉
况其先公之直節豐功有以培養之波哉余不敏獲交于先生之
子準人拜先生于堂知其家學淵源而準人之才又足以繼前業
而光大之也因備詳其世德為先生壽

贈王子龐序

吾友王子龐當湖知名士也其先世累葉仕宦大父某公官給練
有直聲于時當湖稱族繁而貴盛者推王氏初兵戈之際子龐慨
然有大志厭舉子業弗攻博求天文地理曆律兵農百家技術之
書伏而讀之嘗讀晉書至管輅郭璞傳輒掩卷嘆曰知幾其神乎
於是研窮易數盡得其秘尤工于相人之術蓋有得于體貌形骸
之外者言禍福如嚮遠近爭就之然子龐自以為術數非君子所
貴也卒亦不肯盡言余唯相人之術古之人所以甄別人物議拔
賢才者之所急也中庸曰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不善必先知之
所謂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昔

春秋時成肅公單襄公之徒用此道以觀人于執玉受版形容俯仰間可以知其人之吉凶此以神相者也至于後世善觀人者猶能之辨于器識之際如漢武賞日磾于牽馬林宗識孟敏于墮甌裴行儉以浮躁淺露而知盧駱王楊之不終彼未嘗以相人為術然而臧否休咎燎如燭照者所謂得其神也若夫市井之小人以皮相之法賈鬻而牟利又得謂之相人之術乎哉子龐聞余言躍然而起曰是予之志也夫是予之志也夫吾將以子言相天下士矣于是治其裝將遍遊海內以庶幾非常之人而一遇之雖然吾嘗聞之荀況曰相形不如相心則子龐所為與子言孝與臣言忠之道又可以易數通之矣

送查子韜荒再遊楚中序

初韜荒就婚於楚散金結客數郡畢至士無賢不肖皆願從之游由是韜荒交日益廣名日益盛士大夫之獲交臂于韜荒者莫不稱韜荒之賢而愛慕之嗚呼壯矣余嘗執固陋杜門掃軌寡交游自學古同志如韜荒數人而外未嘗妄識一士及聞韜荒所為豪邁益自慚然性隘猶終不能以此而易彼也韜荒歸里五六載詩文益工四方之交日至于是一家益貧無以自給歲之三月將復挈其妻子南遊于楚往依其外舅趙君且曰吾將南抵滇黔北極燕趙以壯斯游也同人之與韜荒厚者皆作為詩文以送之余與韜荒交最密顧可無一言之贈乎夫易隨之初九曰出門交有功而

節之初九則曰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所謂知通塞者非徒儉德而辟難因時之否而高尚其事之謂也凡夫世路之荆棘人情之險夷交道之有初而鮮終得失禍患之至吉凶悔吝之萌唯出門為不易故君子慎之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則不敢出也雖然男子生而以弘桑為志繩樞甕牖牖非丈夫之事也雖出戶何咎但當有以善其出爾吾嘗聞出門之交于夫子矣曰君子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夫大夫以賢而事則不賢而以勢利交者必不與之游矣士以仁而友則不仁而為燕朋燕僻者必不與之友矣嘗竊怪夫當世之交非為其賢而事之也非為其仁而友之也一言握手歡若平生及所爭僅毫髮則

決然而離不復相顧所以然者蓋由其始交之不慎故凶其終而隙其末以至于斯也其在慕賢樂善之士不必盡然交游太廣則所因者或失其親龍魚玉石雜出于其間自己為包荒容衆而不知其早已比之匪人也噫可傷也已以韜荒之泛愛而親仁自無慮此然區區規勸之私不得不過為之慮耳昔邵堯夫始學於百原堅苦刻厲未有所得乃曰古人尚友千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遠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韜荒之遊或者其在斯歟韜荒之歸也其為我語其賢士大夫而道其相規相勸之至意與夫所進之德所居之業以助吾之孤陋而寡聞也吾將拭目以俟之矣

壽舅氏學圃先生序

舅氏有圃數十畝環其居桑麻雜植有池泓然修竹數千竿名花佳木列植而交陰雖無臺榭宮室游觀之美可以壯登臨極覽眺而幽閒寂莫之致頗足自娛當兵戈之始舅氏方少年卽厭棄舉子業學為灌園因自號曰學圃若將終身焉者雖然舅氏才高而志闊容眾而愛人喜交游雖門戶蕭然常輕財而好施其于人世憂患疾痛之故未能恣然而人亦以此爭就焉排人之難解人之紛濟人之困扶人之危名日益盛交日益廣嗚呼舅氏其猶有憂世之心耶在易遊之上九曰肥遁无不利象曰無所疑也而九三則曰繫遯有疾厲人惟有所係也或係于名或繫于利役役奔走

于富貴利欲之場故沒溺而不知返以舅氏邁往之志視名利如糞土宜其振羽于雲霄之上而鼓翼于江湖之外也而猶若邀其名未道其迹者斯果何所慕歟無乃憂世者之心為之繫歟嗚呼古之君子得志行道澤被天下而不以疑一夫不獲而猶以為咎若不得志則命也時也雖閉戶可也蓋其道世無悶之心與萬物一體之念道並行而不相信也願舅氏益堅其初志歸而治圃讀書談道于其中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可以歌可以嘯可以鳴琴可以鼓瑟歲時伏臘親朋往來斗酒相勞問農桑訂句讀談然與世相忘則可謂肥遁矣彼夫世路之荆棘人事之傾仄則又烏得而樊籠網罟之手敬進一觴歌考槃之三章請以為舅氏壽

壽朱母序代

昔巴清氏一婦人也。能守其業用財以自衛。秦皇帝以為貞婦。築懷清臺以禮之。豈徒以其富耶。彼其所以致此富者。必有道焉。用是顯名于世。故易曰。富家大吉。則知家之所由富。莫不由其婦人。之賢。有以相其夫子。而佐之以勤。行之以儉也。武原朱氏家於南山之陽。父子兄弟皆善治生產。操心計樂觀時變。出入于貴賤。有無之間。息常倍。以故家素封。要其所以先後之者。大抵孺人之力。居多。今登其堂。見夫門庭爛然。棟宇巍然。而湫隘頽廢者。皆闕而新之。嚴嚴翼翼。簷阿華采之飾。皆具。其金帛菽粟之藏。足以擅其利于數世。而鄉之婚者。葬者。老者。疾者。夏耘而秋斂者。莫不有求。

馬道路之人莫不嘖嘖嗟異稱蘊芳兄弟之賢其亦念孺人之辛
勤節儉有以培養之深哉歲之八月為孺人六袞初度親朋故舊
莫不稱觴上祝余與蘊芳兄弟善顧可無一言之贈乎吾聞之古
之善治生者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均苦樂孺人之賢其同符
于古人者不問可知也夫飲食薄嗜欲忍則無傷生之患衣服節
苦樂均則留有餘之福生不傷而福有餘則壽無疆焉然則富家
之道其即所以長生也歟况夫奉孺人之教則蘊芳兄弟必能富
而好行其德者矣享期頤之壽而保其富于無疆也又何疑哉余
故本其所以起家者以為孺人詩

徐子才古樂府詩序

詩之亡古樂亡也故三百篇雖無恙而新聲之作變亂正聲桑間
濮上之音促數繁急而和平雅淡之意不存焉此三百篇之詩所
以不得被之管絃而往々失其傳也然觀春秋時諸侯卿大夫燕
饗之際賦詩相贈答類皆歌雅頌以見志則知古樂雖不盡傳而
先王遺意猶有存者自秦燔詩書棄禮樂而聖人之教蕩滌無餘
于是古詩亡而古樂亦亡然則樂之亡詩亡之也漢興始稍慕古
命叔孫通秦樂人制宗廟依仿古制駸駸然稱盛蓋自高祖過沛
沛作大風之歌令童兒習之而已兆矣迄于孝武制作尤多乃立
樂府之名采詩趙代秦楚夜中歌誦又令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

為詩賦畧次律呂以合八音之調是以有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
祀歌十九章以及天馬寶鼎諸科釐然天備雖其所奏亦多雜出
于淫聲慢節無復先王之遺然一時崇尚風雅好古飭治之思至
今猶可想見而當世士大夫各以其學發為詩歌奏之郊廟下至
閭閻之賤亦得以其風誼獻之天子而譜之管籥豈非盛事哉世
所傳樂府則其遺也迄今取其辭讀之其溫厚和平之旨縱不得
三百篇之萬一而古雅猶存較之隋唐以來淫濫浮靡之習相去
倍蓰而無筭矣吾友徐子子才好學能文推吾里才望兼工于詩
其于李杜王孟諸大家不啻登其堂且入其奧矣久之取漢魏古
樂府讀之不覺躍然而起欣然如有所會也輒閉戶揣摩旬日之

間得古樂府凡一百八首詩既成謬以予為知詩出其稿示予并
屬予為之序予不敏何足以言詩哉顧常不自度量妄以其意進
退古人讀齊梁以後諸詩以為近于俳優弗好而于五言古詩及
漢魏樂府獨心竊好之願學焉而未能今讀子才之書詩風氣道上
儼然西京之遺會古人立言之旨而寓以己意殆所謂解衣盤礴
而得其神者歟由此而精之則風雅之道固與樂通異日子才得
志于時作為篇章以歌咏功德協宮商而奏朝廟雖三百篇何多
讓焉又豈區區司馬詞賦漢魏諸樂府可比哉是為序

送太守嵇公謝病歸里序

淮東嵇淑子夫子以魏科重望李東甌報最遷湖廣郡丞廉能惠
化治行爲天下第一于是

天子優詔嘉獎欲歷試以郡擢知杭州府事杭州之民故素聞公
治溫之賢每歲時伏臘輒相與禱祠而祝曰安得治吾郡之政清
而能愛如嵇推府者乎及命下之日民皆歡喜過望然杭郡地
大而政繁民多亂法難治俗尚奢靡衣裾鮮麗食飲盤飧競爲狼
籍無貴賤皆然而士大夫尤甚其民奸頑刁險健訟情詭譎不可
致諾公旣至首以教化爲先敝衣羸馬崇簡樸以爲士民倡而頒
布條教訓辭及所設閭里相保任諸法皆以勸民義息民訟爲主

不得已而聽之則片言之下情偽立辨民畏服若神明于是獄訟
 少哀息矣數年之間天災流行水旱相繼南浙之民流離餓殍者
 不可勝計而杭郡尤被其毒公乃親行履畝檢覈災傷申請蠲賑
 所全活實多當是時有御史中丞范公以軫恤於上有公以佐理
 於下民之所以遇災而不困瀕死而復生豈非幸歟屬吏有貪殘者
 者公廉知其實輒白之督撫而斥去之則民之不死於歲者又得
 不死于政也又豈非大幸歟公才幹警敏遇事雖至繁劇剖決如
 反掌而治事之餘不廢詩書尤喜獎拔士類出生堂上簿書錢穀
 搜如也退與儒生論詩文評今古日數行俱下其得失優劣瞭然
 可指不爽銖累故其所得士為多杭之士民沐公之澤戴公之恩

莫得 國家立法如西漢故事郡刺史太守晉秩而不遷俾公得
 長守斯土而不去斯真幸矣癸丑秋公竟以謝病乞歸士民攀轅
 伏轍請強留卧治而不能則茲郡之民何所倚庇而士之好學力
 行者何所楷模其不知繼公而蒞斯土者能守公之法而弗失否
 也某不才無所知識辱公一日之知其能不以萬物一體之公為
 茲郡之民惜而以感遇之私致憾於已耶故于公之行也不能默
 然異日者

天子思京兆之功而使者驛召以補三公之闕佐 廟堂而治天
 下則河潤之澤其必首先杭郡乎某雖不文亦得操觚而紀太平
 盛事矣

悔過箴序

余嘗怪夫世之人雖甚庸且愚莫不自以為無過人告之以過則怫然怒以為過不可一日有也其有自知其過者鮮矣自知其過而能自怨自艾者抑又鮮矣嗚呼彼亦烏知千古聖賢之學不越於寡過而已乎以成湯孔子之聖惟日改過不吝曰可以無大過以伯玉之賢惟日寡過未能子路聖門高弟也聞歌則喜知過然後知悔知悔然後知學故曰無咎者善補過也震无咎者存乎悔悔過之于人大矣哉祝甥魯山生而穎悟過人自其總角時即能操筆為文章立就年十四五常從予學為舉子業與之共晨夕者凡八閱月視其氣凝然以靜温然以和似不能言者而叩其中則

瞭然井然與之語無不入耳而會心予竊異之已而應童子試受
知于督學使者聲名籍甚遠近無知與不知百口交譽之又三年
以特恩試諸生貢太學當時老生宿望非大力不能得者魯山竟
徒手而得之一時有空羣之目名冠兩浙而魯山處之恬如也了
無矜喜之色予尤異之嗚呼以才如彼而其器若此宜其負重致
遠而無愧也乃竟以今年甲寅七月賫志以歿年纔二十有一嗚
呼悲矣道路之人莫不為之嘆息憐其才而惜其遇矧予憫骨肉
之凋殘念聚散之奄忽其悲惋悽惻之意宜何如也既視殮後數
日中心悒悒不能遽已于是復往撫其棺憑而吊之其叔父豹臣
則出其平日遺稿一編泣以示予曰此亡姪悔過箴也予覽之灑

灑千餘言辭皆懇至發于中誠不惟滕口脫而已且欲實見諸行
事嗚呼魯山方年少資性醇謹未嘗有他過而其才智又足什百
于人在他人處此鮮不徹然自足以為舉世之所莫能及乃其悔
過之辭自反自責若無所容于天地之間者此非其心之明有以
自見已過而能為此言耶非所謂見其過而內自訟者耶非所謂
用心于內不求人知者耶然後知向之所見為異者乃真異也非
一朝一夕之故矣嗚呼以其悔過之勇使天假之以年則其進也
殆不可量胡為乎其遽死也雖然魯山今不死矣彼世之夢夢然
自以為無過者雖生百年無異于死魯山知悔則知復知復則聞
道矣顏子三十餘歲而歿而其心至今猶存豈非以不貳過哉予

于是以悲魯山者轉為魯山幸也是為序

朱母賀太孺人壽序

予與孝臣同譜兄弟也然族繁而派遠所居各百里之外歲不能一二見間從同學諸子得悉孝臣兄學行及其太孺人高節苦志常慨然慕之歲己酉客西湖孝臣携其詩文就示予予讀之益愧服丁巳課諸兒延孝臣兄就家塾益得縱觀孝臣之文知孝臣之為人相得益歡歲之杪也登其堂孝臣兄則出其所與漸川先生書示予因以告予曰老母卓然守志今六十年矣仲冬某日為老母設悅之辰漸川先生則已惠之以文子亦為我序之子應曰唯唯予既不獲偕宗黨昆弟稱觴上祝又敢辭一言之獻予雖然太孺人之高節苦志炳若日星者兄既叙之于書漸川先生則既詳

之于序予復何言哉無已則請即以太孺人之命孝臣者明事親之道以為太孺人壽太孺人之命孝臣者有曰汝未遇且貧不願效時俗稱觴願得一二名儒錫篇章以明吾志足矣吾聞之君子之養其親也養志為上若夫牽牛服賈以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洗腆用酒此小人之孝也初太孺人生長仕宦之門又歸于閭閻其平日習見夫勢位顯赫出入宮掖之中親承寵澤不以為榮一旦遭時之厄值遇之窮勞^勞筑孤處垂四十年孝^孝臣兄懷才未試家益中落環堵蕭然奉蔬水之養躬井臼之勞榮枯盛衰之際人不堪憂而太孺人處之恬如畧不以動其中也此其終始不渝之志豈非亘千古而不磨者哉推太孺人之志即令孝臣兄旦暮得意

立于廟堂之上顯其身以榮其親俾太孺人之節列孝行上聞于朝廷賜詔褒美且為之旌門表里載諸簡編傳之天下後世當亦太孺人之所為不足榮也又况繪西池之圖撰南山之頌觴酒豆肉如世俗所謂稱觴者豈太孺人之志與孝臣兄所以事其親之義哉抑有說焉松柏之姿歷雨露冰霜而不變故千百年不改其色今太孺人之志若此雖與松相同壽可也孝臣其以予言為不誣乎

送韜荒夏重二子出遊序

丈夫生而志在四方，不肯齷齪以牖下老，則遊固丈夫事也。古之好遊者，莫如司馬遷，其自序有曰：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危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可謂壯矣。縱耳目之所極，曠然豁然，乃復覽往古之奇蹟，采當世之異聞，志其山川風土人物，里居與夫政教之殊，人情習俗之變，故其發爲文也，宏中而肆外，縱橫變化，不可端倪。然則文章之道，其有藉于遊乎？韜荒固善遊者也。年弱冠而驅馳於荆湘滇貴之間，以詩文自雄，聲稱藉藉，置酒高會，數郡畢至，士無賢不肖，爭愛慕之。已而或南或北，垂二十

年車無信輟相繼而好遊者則有夏重昆弟去年秋夏重方自黔
歸越而德尹又由燕入黔今年秋德尹之南轍未返而夏重之北
轍又征矣時韜荒亦有江右之行嗟乎三子之遊可謂壯哉其登
臨之所觀記宜發為詩文如古人不朽可知也雖然君子之遊豈
徒作為詩文以自娛樂而已其轍跡所至必有以交其賢士大夫
或有道仁人孝子悌弟可師而可法者及察夫民生之休戚風俗
之盛衰以為出而立功處而立言之助遊之義大矣二子之歸其
有以告我乎予不敏不工于文辭硜然鏗戶屑屑焉惟經史是好
亦未嘗出而交天下士則所藉以廣其見聞而開其沉鬱拘攣之
氣者非二子其誰望哉故二子之行也于是乎言

送薛天泉歸里序

世之屯也士君子爭出其奇務求天文地理術數韜鈴百家之書
伏而誦之以希效能而取富貴當天下太平四方無事則為士者
不過屈首一經攻舉子業以獵取科第而已非此途也則雖有長
材異能無所用于世山人薛天泉固棄舉子業勿就者也平居好
奇術長于陰陽災變之說觀天之象察地之紀而知日月之變異
五星之凌犯以及風雨霜雪虹霓電雷之流形山陵川谷鳥獸草
木之變態莫不有以徵之事應而驗其必然又其最幾微者莫妙
於占風望氣以為氣有五色風有八方辨之以音律蒸之以干支
正之以日辰則國家之治亂政治之得失邊境之安危軍形之成

敗不待著占龜卜而燎然若指諸掌矣至于奇門遁甲六壬諸術數能反覆射奇此其餘技也然入門則知其家之休咎言人之榮枯得喪患難疾病死喪其應如響世皆爭就之輒稱其數之神而不知其學之更有神焉者在彼而不在此也使其得過於時則焦貢京房之術何多讓焉天泉之交廣矣安知當世無名公巨卿者出其力以援之俾得見知于太平無事之日也耶天泉常與予游得數晨夕叩其所學實有徵驗故因其歸也書以贈之

送宗梅知歸里序

梅知隱于西者也少時遭福惠家傾人喪從師避難于四方無以糊其口因學為西意蓋不在西也然而西遂工常寓居龍山與予中表查子夏重德尹善予因得交于梅知西日益工交遊日益廣于是縉紳先生及當世知名之士交口稱譽之而梅知不以西自多也蕭然坐僧舍日與知己數人往來問答道古論今花明月白之際賦詩飲酒標韻瀟灑落跡不羈雖當事有愛其西而欲致之就見者卒不易屈昔孫知微工于西張乖崖鎮蜀欲一見之不可得後去鎮還朝出劍閣有村童持知微書一篋以獻問知微所在曰適有山人以書授我信去已遠矣嗚呼梅知其猶有古人

之風與今其歸也將理其故廬而為歸隱之計吾知其高風逸志自有得于山水蟲魚之外者西之傳與不傳非所計矣雖然吾聞善西者不在含毫吮墨而在解衣磅礴之人則夫梅知之西其必傳又可知也

贈周石洲序

石洲楚人也嘗客于京師遨遊公卿間數年無所遇歸而寓居杭城己未之春以縉紳薦贖來謁吾寧侯許公予于公署遇之遂相識因訪予于村居叩其所學蓋精于言數者也而六壬尤精方將以此行世予謂之曰六壬兵占也故其用取神將而其義取克賊所占大抵皆勝敗存亡之兆而人事之吉凶不備焉以此行世得無有或爽者乎石洲曰然予昔在京師適當逆藩稱亂天下用兵予每占某月某日我兵勝某月某日賊兵亡其應如響今為人占諸事吉凶或驗或不驗我以為學未精耳予曰雖精止可用之軍中子欲行世庶幾耳其卜易乎夫卜易自君平以來變著而為

錢法既簡易，又其書上而國家下，而畜牧織悉具備。大叩之則大鳴，小叩之則小鳴。故精之者可以決疑定惑，燭照如神。子胡勿棄彼而取此。石洲曰：予固習之，予賤之而弗為也。滿街皆是矣。予曰：奚有于是？楚人也。予亦曾聞夫楚之卜者乎？昔漢有楚人季主者，卜于長安東市。賈誼與宋忠謂之曰：先生何居之卑，行之污？季主曰：夫卜者法天地象四時，順仁義，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謂之筮。吾何負哉？由此言之，卜易非賤人賤之也。且如嚴君平之卜易，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弟言依于順，與人臣言依于忠，卽筮為教，卽筮為道。人亦孰得而賤之乎？且如管輅卜易者也，未卜而知何鄧之敗，郭璞卜易者也，殺身以諫王敦之逆，不為勢動，不為威屈。人亦孰得而賤之乎？然則卜以人賤，亦以人貴也。子亦為其可貴者而已矣。若夫卜之驗與不驗，則固行世者之所必審也。石洲有四方之志，行且出遊，遊必有資身之策，故舉以告之。

送邑侯許公 欽召北上序

公蒞政七年、利無不興、弊無不革、於是去奸民、除胥蠹、獎士類、養耆民、修舉社倉、申明鄉約、舉喪祭之禮、以教孝、明婚姻之禮、以教慈、行士相見禮、以教敬、修鄉飲酒禮、以教讓、不特此也、講學明道、而士興于學、勸農恤困、而民歌于野、濬澮導川、而商旅歡于塗、而且嚴保伍、興義學、一邑之民、沐公之澤、而被其化者、莫不戶有祝、而口有碑矣、廉能卓異之蹟、聞于遠邇、時當報最、督撫交章奏薦、天子為之動容、優詔嘉獎、馳召赴京、庚申秋、將謝事去、百姓具牛酒焚香、頂祝遮道、泣留者、蓋億萬計、車不得旋軌、騎不得比行、父老奉觴上壽、頓首謝曰、吾儕小人、得以安居粒食、優游隴畝、

三時不害民^而和年豐者皆公賜也願公少留無速去商賈亦而之
奉觴上壽頓首謝曰吾儕小人得以市肆不驚秋毫無犯奸慝不
作商旅夜行者皆公之賜也願公少留無速去公皆停驂而慰勞
之于是縉紳先生及庠序之士莫不各有贈言長于諸^詩者歌詩善
于頌者獻頌爭出其奇相與志公之德于不朽某辱公之愛深矣
敢勿從而效顰以當贈行之策乎惟公乃社稷之器非百里才也
吾寧幸邀天眷得屈公之駕以烹茲小鮮政效既章章矣然此特
其小試行道之端而已其遠大之猷曷可量哉茲行也不為諫官
則為御史方將出其經綸以上報朝廷從容禁闥納誨陳辭因得
取時政之得失百官之賢否四方之利害萬民之苦樂風俗之淳
澆贖而奏之以贊勳威治黼黻太平則天下之被其澤者且徧海
內而波及寧邑者又其餘也由是而居政府由是而為宰相其位
愈高則其澤愈廣庶几無負公平日萬物一體之素志乎某故不
敢以公之志致私憾于一邑而竊以公^之被召與天下為同慶也
于是乎言

送徐敬可入都序

壬戌之秋予病卧村居聞敬可應當途之暮方治裝北上行有期矣欲往送之以病弗能閱數日病少間竊自惟曰予與敬可交最久相知最深顧于其行也可無一言之贈乎贈之將何以曰請以人之所疑于敬可與吾之所信于敬可者質之人之言曰敬可方年少時遠厭棄諸生弗事為隱者之服恬淡樂道不干榮利若將終身焉者其高風亮節可謂偉哉今年踰五十意氣益衰操持宜益固吾意其入山深而入林密也乃忽改容從俗奔走形勢之途俯仰于人以為苟且之計何其前後易轍歟或曰有愛其才而強之者非其所欲也或曰為貧而出不得已也嗚呼是皆未知敬可

之心者也。予惟古人之學，必先有所試，然後有所成。譬如金之在冶，非遇烈火鍛鍊，則頑金而已。爾人當平居無事，所處者家人父子所接者，親朋燕昵，鄉黨自好者，規規于言動之間，鮮不以為無過。及其出而見紛華靡麗，臨利害，遭屈辱，則此情靡然不覺頓喪。其生平而不知所持，是故靜中所得者，動或失之。雖有道，亦不免焉。語曰：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君子之于學也，亦然。磨而不磷，然後見其堅；涅而不淄，然後見其白。不堅不白，固不可以試于淄磷，而未常磨之，未常涅之，則亦孰從而知其為堅白哉。京師固堅白立試之場也。世路之險夷，人情之逆順，事幾之得喪，毀譽是非之所從出，禍福患難之所由生，一切喜怒哀愉愛憎取舍，向

背之情，皆于是乎可驗。以吾介乎其間，能如浮雲之過日，飄風之過耳，不以一毫有動于中否耶？此敬可所為自試其平日之學，而予之信此行之不虛者，良有以也。雖然，予之信固足以明敬可之心矣。而朋友相規之義，豈徒從諛焉而已乎？書曰：惟聖妄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聖狂之幾，間不容髮，一轉移間耳。故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舜之德至矣，戒之者猶曰：無若丹朱。傲是故君子之進德，無已時，改過亦無已時也。倘曰：吾養已成，混迹同塵，無所施而不可，則潛移默奪之餘，得無有失其初心，如世人所疑者乎？願敬可勗之。

贈華義奕序

古之工画者多矣，然而各擅其長，不相兼也。如李思訓、荆浩之徒，工於画山水；吳道子、李公麟之徒，工於画人物；劉寢工於画雲風，張南本、孫位工於画水火；王筌父子工於画花卉；他若吳道立工於画龍，韓幹工於画馬，也包鼎工於画虎，袁義工於画魚，文與可工於画竹，趙孟堅工於画蘭。至今各以其技傳，乃知技之精者無弗傳也。雖然，画山水易，画人物難，何則？山水之奇，雖有烟雲變滅、水石幽閒、平遠險茂之形，風雨晦明之態，然猶可以勢逞，即稍有假借，而不覺其非。若夫人物，則拘于形，碍于神，欲似之而誠難似也。今義奕獨工於画人，并不及物，則又其至難者矣。而義奕之画人

也其肌膚之細、衣褶之精、神彩之飛揚流動、若近若遠、若語若默、
而不可即也。余嘗于韜荒之座、右得之、不禁喟然嘆美曰：技至此
乎！以故士大夫家有得其片紙半幅者、輒珍而藏之。余因謂羲奕
曰：子之工於画如是、則何不兼山水花鳥、而擅譽於當世、而僅用
此寥寥者為羲奕曰：兼之則用心雜、用心雜則用筆亦支。画以安
得而工耶？予曰：善者、莊子所謂用志不分、乃凝于神者、其羲奕之
謂乎？吾取其言有合于道、故書以贈之。

贈王甫瞻序

甫瞻名族子也。世居吳門。遭患難、破其家、喪其妻。子老而無所歸。
嘗乘一小舟往來交遊間。謂其舟曰：舟居曰此予宅也。工于詞、每
所至輒有題咏。吟^唔不輟。予故與甫瞻相識。丁卯春、復會于人遠遠
叔齋中。連林信宿。迭為倡和。酒酣則慷慨悲歌。為予言曰：吾見夫
鄉之富貴者、高居廣廈、玉食錦衣。出則擁大蓋、策駟馬。從者填巷
而塞途。而我以蕭然一布衣、介乎其側。非其親、即其故也。而彼視
之渺然、且不惟彼視之渺然而已。其僕隸得盛氣以凌我、兀辭以
驕我、箕踞慢罵以辱我。予不勝忿。又不勝慚也。仰天呼曰：天乎！天
乎！此彼彼有屋^蔽蔽、我有穀。我獨何辜、而使流離顛沛、熒熒一至

此乎因泣然出涕若無以自容者予笑謂曰嗟乎子何不達之甚也子亦嘗讀列子之書乎北宮子與西門子比居謂其世族言貌並也而貴賤富貧則異以問諸西門子西門子因而驕之北宮子有深媿之色東郭先生見而解之曰西門子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矜者愧者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于是北宮子歸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莪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革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適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子亦奉教于東郭先生可乎甫瞻于是釋然改容曰善明日甫瞻將治裝遊于京師乘斯舟也其亦有御風而行冷然善者否乎吾聞輦轂之下冠蓋相望慎勿以其憤懣

哉無聊不平之氣自取罪戾也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甫瞻勉乎哉

送凌昭侯應召北上序

余聞之古之神醫其治病也有奇術焉不以湯液醴灑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決脉結筋瀉腸胃練精而易形此無方之傳至妙之術也不然者或以灸或以針或以砭不待藥餌補瀉之功而能去人之病益人之神不得已然後以診脉治方之法行之扁鵲倉公華佗而後莫得其傳焉今之世求其切脉聽聲合湯療疾者百不得一况其進此者乎昭侯以醫傳世四方精針灸之神者必推凌氏其他莫有傳者即有學者勿能及也夫針灸之術微矣哉脉理雖微猶按指而可求若夫人身之穴藏之于無形而察之于至渺毫釐之差謬以千里自非見垣一方洞若觀火者不足以辨

此昔三國時魏有督郵徐毅得疾華佗往省之毅謂佗曰昨使醫曹吏針胃管訖便苦咳嗽欲卧不安佗曰刺不中胃管乃中肝也食當日減五日不救竟如佗言由此觀之針灸之得穴與不得穴生死所係豈易易哉今昭侯獨以其家學授受每試輒效救人頗衆與其元真侯並有盛名真侯嘗蒙內召以治疾有功授御前侍直員候以病告免卒于家

朝廷念其家學淵源復召昭侯將發余往送之謂曰子行矣勉之榮身肥家在此行也昭侯曰不然老父年八十餘矣吾不能舍朝夕之奉而戀升斗之祿以安其身且色養之暇遠邇之老病廢疾者皆不能無待于予吾棄而違之亦弗忍也

君命召不得已而一行或授以官必不受予喜其志不在榮祿而在事親利物也因紀其畧而為之序

壽陳母沈太夫人序代

歲在己巳春正月之二十一日為陳母沈太夫人設悅之辰親朋畢至次第奉觴而令嗣叔大方讀書中秘珥筆華軒為

天子撰述詔令不獲親奉甘旨洗腆致敬或者有違孝子養親之志與曰否否此正叔大所以善養其親者也吾聞之大孝尊親其次弗辱若夫執黍稷牛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洗腆用酒此庶人之孝而非士大夫所以榮其親也且夫士大夫之習于夸也久矣擯實者務華崇文者略意是以名號冠帔以為榮而辱其親者或弗之慙拜跪趨承以為敬而憂其親者或弗之恤牲牢酒醴以為養而違其親者或弗之顧其所以壽其親者不過繪西池之圖

撰南山之頌、惟華文之是餘、而所謂養志弗違者、竟安在也、常聞君子之壽、其親矣、居而養者、以色、壽、離而養者、以志、壽、色、壽者、和氣、婉容、承歡、弗怠而已、志、壽者、有以樂親之心、離酒、弗離者也、今叔大移其事、親之孝、以之事

君、行將入黃扉、登瑣闥、為

天子補過拾遺、獻可替否、察當世之利弊、生民之休戚、與夫百官之忠佞、庶事之得失、從容而奏、請之以登斯世于唐虞三代之隆、則所以顯親之身、揚親之名、以樂其親之志者、寧有窮哉、所以樂其親之志者、無窮、則壽亦無窮焉、區區洗腆之敬、非所尚也、至若太夫人之感德著矣、五福備矣、生于世、貴、嬪于華宗、富、貴、福、澤、天厚其生、仁慈寬大、自貽厥壽、方且以八千歲為春秋、億萬年為壽、笑又何待於予言哉、

祝甥濟叔文稿序

余先姊文祝子鳳師遵先人之志隱居不仕以古學自負杜門教子家法甚嚴有子五人長曰魯山次曰良仲次濟叔賓季爾田魯山受過庭之訓自幼馳聲譽序歲壬子年未弱冠以拔貢第二文名赫然不意兩年之間父子相繼早世而自仲以下尚幼孤苦伶仃未能自立所以撫之育之教之誨之者叔父稼叟也稼叟于予為中表兄弟溫恭孝友天性過人其于撫孤之誼誠懇備至事無大小無不盡心盡力為之經營而于訓課尤篤鎔鑄琢磨皆成令器才華競美已知諸甥行且崔起而濟叔竟拔幟先登其受知于主司之文高華典雅一時藉藉人口慕其文者因請梓其平日憲

課以行于世，梓將成，屬余為之序。余曰：子之揣摩久矣，其稿之行也，有目者共珍之矣。待余言，顧余之所以願于者，又別有在。願子益勵其為學之志，以進于古人，持之以謙，行之以謹，則異日策名委贄，方將上以致。君下以澤民，出其經綸，以黼黻太平，鼓吹明威，俾立德立功，立言並垂不朽，以慰先人未盡之願，以報叔父撫育教誨之恩，則余竊有厚望焉。區區舉業之榮，世傳世，又烏足以為子願哉？故追叙其平日所知者，以為子勗。

周易測微自序

夫易何為而作也？聖人因人心之疑而決之，以開其蔽而解其惑者也。蓋天下之事變無窮，而所以應之者不外乎一心。心之神明不測，其出入往來不可名狀，故謂之易。易也者，神也。人之一身，大而綱常倫紀，小而事物細微，舉凡富貴貧賤窮通得喪生死患難，萬有不齊，莫不有其位，所以行乎其中者，易也。是故聖人設之為卦，以稽其類，廣之為文，以盡其變，繫之以辭，以明其吉凶，使人因用以求體，明體以達用，物來順應而變化無方焉。故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夫神之為神也，其體不易而用嘗圓，惟不易也，故窮天地亘古今而嘗無欠缺，惟其圓也，故出入內外脩

忽變遷或之善或之惡價驕而不可係也之於善則吉而見於事者皆吉之于惡則凶而見于事者皆凶或知其惡而自艾之則悔或牽于欲而自欺之則吝去其吝而從其悔則得无咎此聖人深察人心隱微之故而就事就物以去其蔽而解其惑者也故列之為六十四卦演之為三百八十四爻明之以彖繫之以辭而天下之事變人心情偽盡乎此矣然卦有陰陽無定體也爻有貴賤無定位也辭有險易無定解也故曰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其所以適乎變而周流于卦與爻之中者神也而所辨其吉凶之介者以幾也得其幾則所謂著之圓神卦之方智即此而在矣微之則為聖人之盡性知命顯之則為百姓之與知與能非天下之知幾者其孰能與于此哉自漢以來言易者無慮數百家精粗險恠無所不備而求其變動不居之旨概乎其未有聞焉愚嘗讀易數十年其于先儒之傳註反覆尋究久之而未有得也輒以管窺之見妄為推測而贅之以危言以為聖人作易之旨或在于是而反之于身則所謂震无咎而善補過者固報焉而未之能也悲夫



